

刺杀凯撒

尤里乌斯·凯撒被美国国父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称为“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”。在军事上，他一生南征北战，从无败绩；在政治上，他明智地看到了共和体制不再适应罗马的发展，于是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：土地分配，债务减免等等。尽管他尽可能地避免触碰贵族们的利益，但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大多数改革者的命运。

一、公关失误

公元前46年，凯撒在罗马一连举行了四场凯旋式，庆祝他在高卢、埃及、小亚细亚和非洲的军事胜利。按照传统，凯撒在前面驾着战车，士兵们跟在后面，高唱嘲弄他的低俗歌曲。

“罗马人，锁好门，保护好你的老婆，
好色的秃子回来了！
你们借给他的金子，
他全都花在了高卢的妓女身上。”

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传统，它以尖锐的方式，提醒获胜的将军不要过于得意。然而，像西塞罗所说的：“征服自己的精神、摒弃愤怒、在胜利中保持谦逊——谁能做到这一点，他就不只是最伟大的人，而是一个神。”

即使心思缜密如凯撒，也不免有失策的时候。他在最后一场针对非洲的凯旋式上干了件蠢事：把共和党（贵族党）人兵败自杀的场面画了出来。当人们看到凯撒的宿敌加图用刀子剖腹，肠子流了一地的场景时，从欢声笑语变成了噤若寒蝉。他们不喜欢加图，但他们敬畏他的正直。这是凯撒第一个重大的公关失误。他本想展现对手的残忍，却把他变成了一个烈士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中，凯撒为平民们准备了盛大的庆祝活动：除了传统的角斗士表演外，他还让由罪犯组成军队，在斗兽场里厮杀；二十头大象被分为两队，拼个你死我活；凯撒还挖了人工湖，让观众们欣赏船队海战。但他很快发现，民心是个多么微妙的东西。不管他的出发点如何，总会有人不满意。比如，他手下的军人们哀叹，把这么多钱浪费在花里胡哨的东西上面，还不如奖励给他们；当阳光太毒时，凯撒用上好的丝绸为观众们遮阳，再次引起了军人们的抱怨，凯撒十分扫兴，盛怒之下将领头闹事的人处死。

人们应该感到知足庆幸，经过多年的手足相残，罗马终于安定下来。凯撒

会不会像之前的独裁者苏拉一样，血洗罗马城？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，元老院的议员们争先恐后将各种荣誉和权力嘉奖给凯撒：他可以在观看演出时穿凯旋服和戴桂冠；他被元老院赋予“解放者”和“元首”的称号，而且第二个称号可以世袭罔替；元老院里专门为他用金子打造了宝座；他的生日被宣布为公共节日；他出生的月份七月被重新以他的名字（Julius）命名，称作 July（“七月”和他改革的阳历，一起成为凯撒在今天最触手可及的影响）； he 可以和古代的罗马国王一样，穿紫色的袍子；他被宣布为国父，可以连续当十年的执政官；他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——在过去，这一最高职位只能在国家危急关头设立，而且最多只能延续六个月。

想要毁掉一个人，那就尽情地赞美他。这些荣誉可谓是一箭三雕：一方面安抚了凯撒；一方面引起同样有野心的人对他的嫉恨；一方面也是在重申元老院的权威：不管你凯撒权力多大，最终的权威仍旧控制在元老手里。但凯撒可不吃这一套，当他坐在罗马广场上，几位元老上前宣布新的嘉奖令时，他没有起身致意，而是像国王接见大臣居高临下地接受了荣誉。

受到侮辱的元老以及四周看热闹的民众，都对凯撒的行为感到愤慨。很明显，凯撒有称王的迹象。为什么不能称王呢？罗马周围的属国和国家——埃及，小亚细亚诸国，安息古国等——实行的都是君主制，就连鸟不拉屎的大不列颠岛上都有国王。况且，凯撒已经有了国王的实权了：延续了近五百年的选举制，已经被改成了任命制。一切的官职都由他指定——这是他对宪法最彻底的破坏。

凯撒以一种随意的态度对待这些曾被视为神圣的职位，更加令贵族们气愤。当某位执政官在执政年的最后一天去世时，凯撒不和元老院商议，随便指派一个人当了几小时的执政官——这一过去最为荣耀的职位。西塞罗讽刺说：“替补的执政官兢兢业业，在当职期间都没合过眼。”按照惯例，他和朋友一起去祝贺那位“当选”的执政官：“咱们快点走吧，不然他就下岗了。”

凯撒的意思很清楚，他说过：“共和国只是虚名，既无内容也无形式。”

不只是贵族和元老，就连他所依赖的平民阶级都对凯撒产生不满。在剧场观看表演时，他不是专心与民同乐，而是在那儿办公，听取汇报和口授信件。如果他想塑造勤政的形象，那么民众们并不买账。而且，他多次侮辱平民保民官。几年前，当他入侵罗马时，给出的理由是共和党侮辱了保民官；如今，当有人称呼凯撒为“国王”，两位保民官将那人逮捕时，凯撒下令取消两位保民官的资格，理由是他们策动了这场闹剧。而根据法律，保民官可是享有神圣的豁免权。

当凯撒称帝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时，罗马人知道自己该行动了。三月十五日是他们最后的机会，在那之后，凯撒将东征安息古国。西比尔书中曾经预言：只有一位国王才能征服安息。为了实现这一预言，凯撒的表兄科塔将在那天提

议，加冕凯撒为罗马城以外的国王。

二、凶手名单

当有人告知凯撒，说安东尼和多拉贝拉准备谋害他时，他说他不害怕胖子（安东尼和多拉贝拉），但害怕苍白、瘦弱的人。他曾经问朋友：“你觉得卡修斯到底在想些什么？我不喜欢他，他长得太苍白了。”

三月十五日的那场谋杀，卡修斯是主要发起人。他之前是共和党人，在共和党战败后投降凯撒，并受到重用，被任命为司法官和执政官。尽管如此，卡修斯并不感激凯撒。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，共和党人之所以恨凯撒，“正是因为他原谅并善待他们。他们受不了从凯撒那里接受恩惠，这些恩惠他们本来就属于他们——如果他们在内战中获胜的话。”卡修斯知道，如果想让刺杀行动显得更加正义、更有号召力，就必须拉马克·布鲁图上船。

马克·布鲁图是卢修斯·布鲁图的后人。大约 500 年前，卢修斯·布鲁图驱逐了罗马的最后一个国王，并建立了共和国，从而成为共和制的象征。马克·布鲁图热爱哲学，为人正直，在罗马人中享有很大的声望。和卡修斯一样，他在共和党战败后投降凯撒。凯撒非常喜欢布鲁图，不仅是因为他的品格，也因为他是凯撒老情人塞维利娅的儿子。有人甚至说布鲁图是凯撒的私生子。

可以理解，马克·布鲁图为母亲的出轨行为以及出轨对象感到尴尬。凯撒变着花样用官职向布鲁图示好，布鲁图的心终于有点暖化了。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影响，说服凯撒恢复共和制，并在给西塞罗的信中乐观地说，凯撒正在加入共和党的行列。西塞罗挖苦地评论：凯撒得去死人堆里才能加入他们。

另一方面，卡修斯则提醒布鲁图，不应该被凯撒的恩惠所收买。在布鲁图做决定的过程中，舆论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人们在布鲁图的座位上涂鸦：“布鲁图，你睡着了”“你不配布鲁图的姓”；当他走在街上时，人们冲他喊：“我们需要一个布鲁图”；当他去探望一个生病的朋友时，朋友说：什么时候布鲁图对得起自己的姓，什么时候他的病就好了。

当布鲁图意识到，凯撒不仅没有恢复共和制的想法，反而打算称王时，他决定刚加入卡修斯的行动。

布鲁图和卡修斯本来就属于敌对的阵营，只不过因为兵败，所以暂时投降。对他们而言，刺杀是内战的另一种形式，因而，他们算不得真正的叛徒。真正的叛徒是另外两个主谋者：盖乌斯·崔伯尼乌斯和德西穆·布鲁图。他们是凯撒的左膀右臂——凯撒甚至在遗嘱中把德西穆列为第二顺位继承人。

崔伯尼乌斯其实很早就开始谋害凯撒的性命，具体原因不清楚，可能是他

目睹了凯撒的变化，感到良心上的不安以及失望；或许他想取凯撒而代之。在内战刚结束时，他就曾与安东尼商量，问他是否愿意与他合伙谋杀凯撒，安东尼没有同意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安东尼并没有将这件事透露给凯撒—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

德西穆享受凯撒的厚爱，被他指定为执政官和高卢总督。他和凯撒没有什么矛盾。当卡修斯试探他是否愿意入伙时，德西穆表示，只要他的亲戚马克·布鲁图加入，他就参加。由此可见，卡修斯招募布鲁图是多么明智。

参加共谋的人出乎意料得多，有的资料说六十人，有的说八十人。被排除在密谋之外的西塞罗对此十分惊讶，他为共和国感到庆幸。他们有的来自共和党阵营，有的来自凯撒阵营。这么大规模的“密谋”行动，最后居然能成功，一方面归因于行动的缜密，一方面归因于布鲁图的号召力，一方面也说明，杀死凯撒是很多人共有的心愿，不管其出发点是什么。

他们就行动地点展开商讨：有的提议在桥上行动，一伙人负责把凯撒推下去，一伙人负责在桥下杀死他；有的提议在凯撒散步时捅死他；有人提议在凯撒观看表演时杀死他；但最终决定，在三月十五日的元老院集会时行动，因为他们不想把刺杀变成一次鬼鬼祟祟的行动，那样会发出不好的信息；而且，他们可以把匕首藏在托加袍或者文件盒里；此外，德西穆手底下有一伙角斗士，那天会在旁边的庞培剧院表演，在必要时他们可以起到保镖的作用。

三、犯罪现场

三月十五日之前，凯撒经历了种种不祥的征兆。西塞罗记录，当凯撒坐在广场上主持占卜仪式时，用来预测的牺牲没有心脏。一位占卜官警告他要提防三月十五日。三月十五日的头天晚上，凯撒梦见自己升入天空，被朱庇特封为神。早上醒来时，妻子也说自己做噩梦，梦见她抱着凯撒的尸体，尸体上血迹斑斑。妻子央求他不要参加当日的集会。

正在凯撒犹豫不决时，布鲁图等人已经到达集会。他们冷静地处理着公务——说明他们对行动的正义性充满信心。但凯撒迟迟不来，不免让人心里发毛。于是，德西穆便派上了用场。他的角色让人想起吕后杀韩信时用萧何做保人一样。德西穆到了凯撒家，对他进行劝说，其雄辩之辞，任何人都难以抵挡。他说：会议是由凯撒召集的，也是为他召开的，元老们辛辛苦苦聚到一起，为的是给他加冕，他不说的话，让人心里怎么想？其中的缘由传出去，更令人耻笑，人们会说：等凯撒老婆做了好梦之后，我们再开会；退一步讲，就算凯撒觉得今天开会不吉利，他也应该亲自过去解散会议，以免显得仗势欺人。

于是，凯撒和德西穆以及安东尼一同上轿出发。

从凯撒家到会场的一段路，对德西穆来说肯定是最漫长的。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变故？凯撒前脚刚出家门，后脚就有朋友跑到他家里来告密，但由于他不知道布鲁图等人行动的日期是哪一天，所以傻傻地决定等凯撒回来。路上，马克·布鲁图的一个熟人，把一张纸条塞到凯撒手里，要他赶紧读，但有无数请凯撒办事的人，同样把自己的申请书塞给凯撒，他根本没有时间打开纸条；当他在路上看到占卜官时，对他开玩笑说：“三月十五日来了。”占卜官回答：“是的，但还没有过去。”

到了门口，崔伯尼乌斯把安东尼拦下，说有事和他商量：安东尼是个身强体壮的人，如果让他进去，到时候他说不定会帮凯撒脱身——不能冒这个险。凯撒进入会厅，在他的宝座上坐下，凯撒党人提里乌斯·辛布尔便走上前来，央求他取消对他兄弟的放逐令——这正是他对凯撒怀恨的原因。凯撒早就听腻了他的请求，不耐烦地拒绝了他。其他人也一起帮着辛布尔请求，凯撒发起火来。这时，辛布尔拽着凯撒的托加袍，把他的脖子和肩膀露了出来——虽然有点性感，但这就是行动的信号。辛布尔喊道：“朋友们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”站在凯撒身后的卡斯卡向凯撒的脖子扎去，但由于太紧张，只是刮破点皮。凯撒抓住他的手，用自己手中的刻写笔扎进了卡斯卡的胳膊，说：“邪恶的卡斯卡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恐惧的卡斯卡突然开始飏外语，用古希腊语向他兄弟大喊：“兄弟，帮忙！”他的兄弟上来刺中了凯撒的侧肋。

这时凶手们都拥了上来，你一刀我一剑：卡修斯伤了凯撒的脸，德西穆割了他的大腿，还有人从背后捅刀子——一语双关。布鲁图似乎想起了凯撒和他母亲的关系，刺中了他的腹股沟。当时的气氛如此紧张，以至于刀子扎到了同伙的身上，布鲁图的手就被卡修斯划破了，所以，凶手们的身上既有凯撒的血，也有自己和同伙的血。凯撒的血流进了眼睛里，再加上失血过多，踉踉跄跄地一边反抗一边想冲出去。但当他看清马克·布鲁图也在凶手之列时，也开始飏外语，用古希腊语说：“还有你，孩子？”然后放弃抵抗，倒了下去，用托加袍盖住头和下身。有人在他死后又补了刀。最后的尸检报告显示，他一共中了二十三刀，只有一处是致命伤。

四、尘埃落定

行凶全程，对这一密谋毫不知情的其他元老，站在一边目瞪口呆，鸦雀无声，只有两个元老站出来保护凯撒，无奈人数太少。等到凯撒咽气，他们吓得一哄而散。布鲁图本想发表一篇痛斥暴君的演讲，却因没有听众只好作罢，随人群一同散去。

于是，凯撒的尸体便躺在空荡荡的大厅里，躺在庞培塑像的脚下，直到三个奴隶壮着胆子把他抬进了轿子，抬回了家中：一路之上，一支僵硬的胳膊无力地耷拉在外面。

就这样，伟大的凯撒被刺杀了。出乎布鲁图意料的是，共和国并没有自动恢复，反而再一次陷入内战。继承凯撒事业安东尼、李必达和屋大维组成后三头，在内战中获胜，他们几乎屠杀了所有的共和党人。然后，后三头火拼，由屋大维胜出，他成为罗马第一位皇帝。

从结果上看，通过刺杀凯撒，布鲁图不仅没能保存共和国，反而加速了帝国的诞生。布鲁图没有弄明白，凯撒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凯撒死了，凯撒党还活着，他所代表的利益团体还活着。

凯撒至少还是个温和的主人，屋大维可没那么心慈手软。不过，屋大维虽然没有军事才能，但至少在一方面比凯撒精明——他最擅长公关活动：他从不观看表演时办公，而且，他也不称自己是国王或皇帝，而说是“第一公民”。